

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

金 洪 培

(延边大学 社会科学处,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慕容鲜卑是先于拓拔鲜卑问鼎中原的鲜卑人,其建立的前燕政权全盛时与东晋、前秦形成鼎足之势,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却将前燕推向覆灭的边缘,前燕征南大将军慕容垂为躲避朝中异己势力的迫害,投奔前秦苻坚。苻坚兵败淝水导致了前秦政权的迅速崩溃,慕容垂伺机叛秦,带领各地慕容氏势力恢复燕国,建立后燕。

关键词:淝水之战;慕容垂;叛秦;复燕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2)02-0141-05

收稿日期:2012-02-27

作者简介:金洪培(1978—),男,朝鲜族,吉林桦甸人,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处助理研究员。

公元337年,慕容皝建立了第一个慕容氏燕国,史称“前燕”(337—370年)。慕容皝统治时期前燕进入了全盛时期,与东晋、前秦形成鼎足之势。至慕容暉时期,政局的几次动荡使前燕国力大为削弱,慕容垂的出走使前燕政权更加岌岌可危,前燕走向覆灭的命运亦不可逆转。公元370年,前秦王苻坚率军围攻邺城,慕容暉被擒后降秦,前燕灭亡。身在秦营的慕容垂却从未放弃过复燕的想法。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迅速走向分崩离析,慕容垂伺机叛秦,统领各地的慕容氏势力踏上了复燕的征程。

一、前燕内讧,慕容垂避难投秦

慕容垂字道明,原名霸,是慕容皝的第五个儿子。慕容垂年少时聪慧而有器量,深得慕容皝的宠爱,慕容皝经常对弟弟们说:“此儿阔远好奇,终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1]因此取名为霸,字道业。慕容皝对慕容垂的垂爱超过了对世子慕容儁,这也招致慕容儁心中的不平。慕容垂年少时喜爱狩猎,有一次不小心坠马而摔断了前牙,慕容儁嗣即王位后,把慕容垂的名字改为“𡈼”,表面上是以仰慕郤(𡈼)为名,实际上是厌恶他原来的名字而改掉的。后因讖纬一类的记载,而去掉“𡈼”旁,以“垂”为名。慕容垂自小征战沙场,立下了无数的战功。慕容皝在位时,

慕容垂就因在消灭宇文归部的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封为都乡侯。公元342年,慕容皝采纳慕容翰的建议,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当时,“皝自将劲兵四万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前锋;……”^[2]此时的慕容垂(当时叫慕容霸)只有13岁。结果,前燕军凭借在南道上的胜利,攻破了高句丽丸都城,高句丽故国原王向慕容皝称臣。前燕一直视高句丽为心腹大患,惧怕其乘虚而入。此役可以说是解决了前燕的后顾之忧。石季龙死后,赵魏一带陷入动乱,慕容垂劝慕容儁趁机兼并弱小,伺机扩充势力范围。慕容儁称帝后,封慕容垂为吴王,调他镇守新都,以侍中、右禁将军的身份录留台事。慕容垂后又担任征南将军,荆兖二州牧,在东北及梁楚以南地区享有很高的声望。慕容垂所取得的功绩也奠定了其在前燕的地位。当时,前燕王公以下官员没有不敬畏他的。

慕容儁死后,慕容暉承嗣王位,慕容恪任太宰。慕容垂深受慕容恪的器重,慕容恪死前曾劝说慕容暉将军权交予慕容垂。当时与慕容恪同为托孤重臣的慕容评非常妒忌慕容垂,他认为慕容垂是自己独揽大权的障碍。慕容评不仅不对慕容垂委以重任,反而让中山王慕容冲掌兵权,慕容评成为摄政,和可足浑皇太后共同掌权,削弱了慕容垂的权限。此后,慕容垂在前燕郁郁不得志,受到慕容评和可足浑氏的排挤。慕容垂虽在抗击东晋名将桓温的战争中取

胜,威名远扬,但这也引起了前燕两大权贵的不安。可足浑氏和慕容评非但没有犒赏慕容垂所部,反而一步步剥夺慕容垂的军政权力,慕容垂的子嗣及部众对此极为不满。前燕两股势力之间的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可足浑氏和慕容评怕慕容垂因战功在前燕坐大,从而威胁到自身利益,于是两人便密谋杀害慕容垂。慕容垂得知消息后,为躲避灾难,便带领子嗣(慕容令、慕容宝、慕容农、慕容隆)和慕容恪之子慕容楷,舅兰建,郎中令高弼一起投奔了前秦。

符坚得知慕容垂来投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初,慕容恪死后,符坚就曾想密谋攻伐慕容暉,就是因“憚垂威名而未发”。^[1]符坚亲自到城郊迎接慕容垂。符坚可以说是十六国时期难得的少数民族领袖,他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广招贤才,最有代表的就是寒门出身的王猛。慕容垂来到前秦后,同样得到了符坚的重用。慕容垂在前秦被拜为“冠军将军、风宾都侯,食华阴之五百户”。^[1]慕容垂在前秦历任京兆尹,被封为泉州侯,凡挂帅征伐,皆大获全胜。

二、符坚欲伐晋,慕容垂推波助澜

符坚吞并前燕后,相继灭凉、并代,统一了黄河流域。前秦于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汉中)、益(今四川成都)二州,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经过20多年的精心治理,前秦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国富兵强,前秦皇帝符坚因此踌躇满志,认为夺取东晋统一天下的条件已经成熟,欲乘势一举荡平偏安江南的东晋,统一南北,成就霸业。

公元382年10月,符坚在长安召集群臣共同商议进攻东晋的事宜。他说:“吾统承大业垂三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3]朝中大臣看法各不相同,多数持反对态度,同意者甚少。此后,其弟符融、太子符宏、中山公苻诜、高僧释道安、尚书原绍、石越等都劝说符坚放弃伐晋计划。符坚非常失望和烦恼,他本是虚心纳谏之人,但在此事上却异常固执,不但听不进众人的进谏,还埋怨大家不理解自己。就在符坚为难之际,慕容垂的一番进言坚定了他伐晋的决心。当时,慕容垂对符坚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外,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

从朝众之言,岂有混壹之功!”^[4]事实上,即使没有慕容垂的进言,符坚也会择时伐晋,慕容垂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慕容垂此番怂恿符坚伐晋,也有自己的打算。慕容垂投秦乃是不得以而为之,慕容垂虽在前秦受到了较高的礼遇,却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始终怀有复国之心。他怎能容忍国土被他国所侵占,自己的族人寄人篱下。不过,只有当前秦实力大为削弱之时,才能伺机而动。从表面上看,前秦似乎已进入全盛时期,实际上却是暗藏危机。符坚对被征服国和民族往往采取包容的政策。例如,符坚攻破邺城后,非但没有斩草除根,反而“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封授有差”。^[3]大量的鲜卑人移居到长安等关中重地,造成了氏族人的相对分散。符坚虽由此招揽了一批人才,迅速扩大了力量,但这些外族人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一旦前秦有些风吹草动,随时可能出现内乱。特别是在王猛死后不久,前秦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了出来。慕容绍就曾对其兄慕容楷说:“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北戍云中,南守蜀、汉,转运万里,道殣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危亡近矣。……”^[5]慕容垂之子慕容农也暗中对慕容垂说:“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图讖之言,行当有验。……”^[6]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前秦虽处于鼎盛时期,但鼎盛的背后却潜伏着社会危机。慕容垂也察觉到了前秦的这种变化,他判断此战前秦必败。除上述原因外,从军事上看,前秦兵虽多,但大多数是被征服国的士兵和临时征调的新兵,战斗意志弱,军纪涣散,很难称得上是精兵强将。再者,前秦军的骄纵气焰浓厚。符坚伐晋与当年的曹操伐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慕容垂想待前秦战败后,伺机带领前燕余力叛秦复燕。

三、符坚兵败淝水,慕容垂伺机叛秦

公元383年8月,符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由长安出发,行军队伍“旗鼓相望,前后千里”。9月,符坚抵达项城(今河南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4]拉开了淝水之战的序幕。结果正如慕容垂所料,前秦大军大败而归,符坚也身中流矢,逃到了淮北。“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成语典故都出自淝水之战。此后,前秦迅速走向衰退,这也成为慕容垂复燕的契机。

慕容垂积极进言苻坚伐晋，自己却未直接参加淝水之战。秦晋大战期间，慕容垂率3万军队出击东晋颍城（今湖北省安陆县）。淝水之战中，前秦诸路大军皆溃败，唯有“慕容垂一军独全”。苻坚率领1000余骑投奔慕容垂。当时，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见苻坚到来，便对慕容垂说：“家国倾覆，天命人心皆归至尊，但时运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败，委身于我，是天借之便以复燕祚，此时不可失也，愿不以意气微恩亡社稷之重！”^[2]慕容垂的弟弟慕容德也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属下也都劝慕容垂借此机会杀掉苻坚。但慕容垂非但没有杀苻坚，反将自己的兵马全部交给苻坚，然后跟随苻坚返回长安。慕容垂之所以这么做，有他自己的考虑：第一，当年慕容垂为前燕立下了汗马功劳，却遭慕容儁、慕容暉、慕容评等人的嫉妒。慕容垂在前燕虽身居高官，却要时刻提防小人作梗，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幸亏苻坚收留他，还对他礼遇有加。即使王猛设计陷害自己，苻坚也笃信慕容垂。这些使慕容垂感激万分，他无法忘怀苻坚对自己的恩情。如今苻坚落难，慕容垂出于情感上的考虑，不忍在苻坚兵败之时弃他而去。第二，慕容垂认为复燕的时机尚不成熟。如果慕容垂此时诛杀苻坚，必会遭天下人的鄙视，自己也会失去政治和道义上的威信。散落在前秦的前燕余力也不会集结在自己的大旗下。从长远来看，此时杀苻坚，不利于自己的复燕事业。第三，正如慕容垂自己所说的那样，关东和东北地区是慕容氏的根基所在。那里群众基础较好，如果在那里起事复燕，会达到一呼百应之效果。而关西之地（西安周边地区）是前秦的政治、军事中心，且并非前燕的领地，各种客观条件皆对慕容垂不利。

慕容垂虽答应护送苻坚回长安，但其复燕的决心已定，他是不会再重入樊笼的。未到潼关时慕容垂已有了二心，请求“至邺拜陵墓，因张国威刑，以安戎狄”。^[3]苻坚同意了。苻坚认为慕容垂对自己忠心耿耿，在自己溃败时仍无异心，所以也没多想，便派3000人护送慕容垂离开了绳池（今河南绳池县南）。慕容垂走后不久，苻坚似乎有些后悔，“遣骁骑石越率卒三千戍邺，骠骑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镇军毛当戍洛阳”。^[3]12月，慕容垂来到了安阳，邺城守将苻丕对慕容垂存有戒心，将其安排在邺城以西。

此时，慕容垂已开始谋划复燕计划。慕容垂一方面暗地里与前燕故臣联系，另一方面与丁零首领翟斌约定一同叛秦。丁零即敕勒，中国古代民族，敕

勒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留居在原来贝加尔湖一带的敕勒被称为丁零。两晋之际，开始东迁中原，最初依附后赵，不久投靠前燕，前燕亡后转投前秦。丁零族首领翟斌原为前秦卫军从事中郎，他首先在河南反叛。翟斌反叛的消息一传出，“旬日之中，重以数千”。

长乐公苻丕得到消息后，决定派慕容垂去征讨翟斌。苻丕明知慕容垂有复燕之夙愿，有兴复业之心，却为何要派他去剿翟斌？第一，慕容垂常驻于邺城周围，使得苻丕如藉虎寝蛟，寝食难安，恐怕慕容垂会作乱，夺取邺城。派他去征讨，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第二，苻丕以为丁零人凶悍，翟斌更不会屈从于慕容垂，让鲜卑人和丁零人互相厮杀，吃亏的总不会是自己。苻丕打着如意算盘，拨给慕容垂2000老弱残兵，并任命苻飞龙为副帅，以监视慕容垂。

苻丕的阴谋岂能瞒得过慕容垂，而苻丕阻碍慕容垂进邺城拜祖，成为慕容垂与苻氏公开决裂的开始。出征前，慕容垂想到邺城祭拜宗庙，但未得到苻丕的允许。于是，慕容垂便着便装私自入城，不想遭到守城官军的阻拦。慕容垂愤怒之下，杀死部分官军后离去。得知此消息的石越劝苻丕斩杀慕容垂，苻丕优柔寡断，错过了除掉慕容垂的最后机会。

慕容垂把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留在了邺城。走到安阳汤池的时候，闵亮、李昆从邺城赶来，把苻丕与苻飞龙的阴谋告诉了慕容垂。慕容垂得知详情后怒不可遏，并以此激怒其众说：“吾尽忠于苻氏，而彼专欲图吾父子，吾虽欲已，得乎！”于是便以兵少为由，于河内募兵，“旬日间，有众八千”。^[2]平原公苻晖遣使责备慕容垂，让其赶紧进兵。慕容垂百般拖延，说要出其不意。反在夜间围击苻飞龙部，全歼苻飞龙与氏兵。至此，慕容垂公开反叛前秦。

四、慕容垂中山称帝，建立后燕

慕容垂叛秦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的慕容氏豪强纷纷响应。慕容凤以及前燕旧臣的儿子燕郡人王腾、辽西人段延等，听说翟斌起兵，各自率领部曲、家兵归附了他。慕容凤力战前秦猛将毛当，大败秦军，“遂进攻陵云台戍，克之，收万余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济河焚桥，有众三万”。慕容垂留辽东鲜卑可足浑谭于河内的沙城召集兵马。留在邺城作人质的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也逃出邺城，前往列人（今河北邯郸市东）。

公元384年正月，慕容凤、王腾、段延全都劝翟斌尊奉慕容垂为盟主，翟斌也只能顺从众人之意。此后，慕容垂渡过黄河来到洛阳附近。众人欲先取洛阳，但久未攻下。慕容垂认为：“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1]众人同意，遂回师向东。故夫余王余蔚为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太守，及昌黎鲜卑卫驹各帅其众降垂。大军至荥阳后，众人劝慕容垂称燕王，慕容垂“乃依晋中宗故事，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谓之统府。群下称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其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封范阳王；其侄慕容楷为征西大将军，封太原王；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余蔚为征东将军，统府左司马，封扶余王；卫驹为鹰扬将军，慕容凤为建策将军”。^[2]至此，鲜卑慕容氏的又一燕政权——后燕诞生了。

随后，慕容垂率领二十多万兵众，从石门渡过了黄河，长驱直入，奔赴邺城。慕容农来到河北列人县后，说服那里的乌桓人、屠各人等起事。此外，慕容农又遣人招库偃官伟于上党，招乞特归于东阿（山东济河北岸今东阿县），招平叟、平幼于燕国，这些人都是燕国的旧臣，从四方领兵来会，慕容农号令严整，兵至数万。苻丕派石越率步骑兵万余讨伐慕容农。慕容农采取夜间袭击的战术，大败了前秦的军队，斩杀了石越，把他的首级送到了慕容垂那里。石越与毛当，都是前秦的勇猛战将，所以前秦王苻坚让他们辅助两个儿子镇守，石越、毛当相继败亡，导致人心骚动，他们所在的地方盗贼群起。

不久，后燕王慕容垂抵达邺城，改前秦建元二十年为后燕元年，官员服饰的颜色及朝廷礼仪，全都一如旧制。慕容垂“以前岷山公库偃官伟为左长史，荥阳郑豁等为从事中郎，立世子宝为太子，封从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输、舅子兰审皆为王；其余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2]慕容农、可足浑谭等带领军队与慕容垂汇合在邺城，随即会攻邺城。慕容垂攻下了外城，长乐公苻丕退守中城。关东六州的郡县大都送来人质请求向后燕投降。二月，慕容垂带领丁零、乌桓的二十多万兵力架设云梯、开挖地道用来攻打邺城，但没有攻下。慕容垂无奈改变了原有的战法，于是就建筑包围工事坚守，并将老弱兵众安置在肥乡，修筑新兴城用来放置轻重装备，计划引漳水灌城。丁零翟斌欲作尚书令，慕容垂没有应允。翟斌便秘密派人勾结苻丕。事情败露后，慕容垂诛杀了翟斌。

苻丕无奈之下求救于东晋。谢玄“乃遣刘牢之、滕恬之等帅众二万救邺。丕告饥，玄水陆运米二千斛以馈之”。^[7]起初，东晋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却终不敌慕容垂而引兵归晋。苻丕被慕容垂围困在邺城，粮草殆尽，城内更是军心涣散。苻丕准备西赴长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壶关，派使者去招纳苻丕，苻丕就率领邺城中的男女六万多人向西到潞川，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接他们进入晋阳。这时苻丕才知道长安已经失守、苻坚身亡的消息，于是自己即皇帝位，给苻坚定谥号为宣昭皇帝，庙号为世祖，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大安。后燕军随即攻入邺城。面对凌乱不堪的邺城，慕容垂放弃了定都于邺城的想法，把后燕的首都定在了中山（今河北省定州）。

公元386年正月，慕容垂自立为帝，改元建兴，史称后燕。“立宝为太子。以其左长史库偃官伟、右长史段崇、龙骧张崇，中山尹封衡为吏部尚书，慕容德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司隶校尉，抚军慕容麟为卫大将军，其余拜授有差。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迁黜后段氏，以兰氏配飨。博士刘详、董谧议以尧母妃位第三，不以贵陵姜嫄，明圣王之道以至公为先。垂不从”。^[1]最初，后燕领有幽、冀、平三州之地。当时，除后燕外，丁零王翟辽南据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称“大魏”；慕容永西据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兼有太原等八郡之地，为“西燕”；拓跋珪据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北），兼云中、定襄二郡，为拓跋魏。另外，独狐部刘显据雁门郡攻拓跋魏和燕，势力渐大。

慕容垂称帝后便马上亲自率军南下，其前锋直指青、兖、徐等在淝水之战后刚刚被东晋攻占的州郡。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南北对峙时期的缓冲地带，后燕大军一到，纷纷投降。慕容垂重新将势力推进至淮北。公元387年，慕容垂与拓跋珪联合夹击雁门，刘显战败，投奔西燕；公元392年，后燕南伐翟钊（翟辽之子），钊亦奔西燕；公元394年2月，慕容垂调动7万步骑兵，分兵三路进攻西燕。太原王慕容楷出滏口（今河北省邯郸市附近），辽西王慕容农出壶关（今山西长治东南），慕容垂亲自帅主力出沙亭（邺城西南）。慕容永大败，慕容垂斩杀了慕容永在内的西燕公卿三十余人，“永所统新旧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及乘兴、服御、伎乐、珍宝悉获之”。^[1]慕容垂乘势渡河南下，攻占了东平（治须昌，今山东东平县）、泰山（治奉高，今山东泰安市东北）、高平（治昌邑，今山东济宁县西北）、琅邪（治开阳，今山东兰山县北）四郡之地。

慕容垂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完成了复燕大业。后燕全盛时,“南至琅邪,东迄辽海,西界河、汾,北暨燕、代”,基本恢复了前燕的疆域,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强国。

[参考文献]

[1] 晋书·卷一百二十三·载记第二十三·慕容垂[Z].
[2]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七·晋纪十九·晋成帝咸康八年条[Z].
[3] 晋书·卷一百十三·载记第十四·符坚[Z].

[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太原七年条[Z].
[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太原元年条[Z].
[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太原二年条[Z].
[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晋纪二十七·太原九年条[Z].

[责任编辑:张京梅]

Battle of Fei Rive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Yan Dynasty by MuRongchui

JIN Hong-pe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133002, China)

Abstract: Tribe of MuRong Xianbei conquered the Central Plains prior to Tribe of Tuoba Xianbei and established the regime of Former Yan. The regime formed the triangular balance of power during its heyday with other two kingdom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Former Qin Dynasty, but the struggle for power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led to the collapse of it. Emperor of the Former Yan, MuRongchui gave himself up to Fujian of the Former Qin to avoi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alien forces. The failure of Battle of Fei River caused the rapid collapse of the regime of Former Qin. MuRongchui bided his time to betray Former Qin Dynasty and led the forces of MuRong tribe to establish the Later Yan.

Key words: Battle of Fei River; MuRongchui; reestablishment of Yan Danasty

=====

(上接第 59 页)

On the Rout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New Social Stratum

WEI Yan-chao, QI Wei-p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 new social stratum has formed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 new social group, it will have peculiar political appeals for its interests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its ow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should encourage the rational and leg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stratum and safeguard more routes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Meanwhile, favorabl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for the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by improving citizens' quality and widening the chann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n the new stratum makes full play of its advantages and various social circles make joint effort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new stratum will be forwarded by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plan of enhancing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new social stratu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oute